

學藝叢刊

第三種

向陽集

(雜文集)

新中國報出版社

一四九三

序

是去年小春天氣中的一天吧，我寫過一篇題名爲「面向太陽」的短文，大意是說活在這個時代的人應該從苦痛中脫出，發表後曾引起了南客的不少感懷。該文取木匠和泥水匠造屋的方法以爲例。我說明了他們用磚石，木料，水門汀之類的物質，建築一所屋子的時候，差不多都是坐北面南，這原因，就是叫人們多享受一些陽光。同時，我又認爲人間的陰面，在目前，無疑地多於陽面。因此，這種「面向太陽」的要求，也就愈益迫切。

多多少少的人，佔據了陰面的一角而猶不自覺，而猶不願或不想面向太陽，似此無知者，其無知簡直在木匠或泥水匠之下，因爲他們不知道怎樣去創造自己的像那朝南屋子一般的肉身和心靈，而且好像也並不曾意識到自己還具備着像窗子那樣的眼睛。

這是可憐而又可悲的，非予以治療不可。義大利人的常識之談，頗有意思，他們說道：「凡太陽的足跡不到之處，醫生的足跡是必到的。」

善哉此言！可惜的是，我並非太陽，我也不是醫生。我不敢奢望我能推動人生，鼓舞人生，而且，假如有人要治療其苦痛症於萬一，還得由他自己向真正的醫生討教，我決不想溫乎於醫生之列。

我只告訴人們以一個簡陋辦法，那就是：面向太陽。或者也可以這樣說：從陽面去測量陰面；從陰面去探求陽面。

多謝南容兄的協助，他使本書得到了一個相當完善的設計和裝幀。至於本書題名，也和南容有關。因我一時想不出，却又急待付印，南容便代我擬了幾個名字，如「劍鞘」「悲劇時代」和「蒼蠅和戰士」等，徵我同意，經我考慮之後，雖然不曾取用，我終於決定還是從他的文章中取出一個適當的書名，結果，便襲取了現在這兩個字，名之曰：「向陽集」。把這段因緣記在這裏吧，聊作友誼上的永久紀念。

三十二年八月五日石木誌

向陽集目次

文藝別用.....	梅	蕩(一)
從「攔筆」說起.....	梅	蕩(三)
介紹力作.....	梅	蕩(五)
廣告文的修辭.....	靜	子(七)
蠶魚的辯析.....	明	仁(二)
魯迅逝世六年忌感懷.....	南	容(三)
後學解.....	何其外	(六)
魯迅在回憶裏.....	陶晶孫	(元)
生命上的春天.....	茨	岡(二)
剖心.....	黃凱音	(四)
生活的享受.....	黃凱音	(六)
君子與小人.....	沈	疴(元)

蒼蠅與戰士	田	丁(三)
天真	石	木(三)
談友情	石	木(三)
氣候的升降	石	木(三)
反「惟有現在」	石	木(三)
「自然」與「現實」	石	木(三)
悲劇時代	石	木(三)
寄「忙人」	石	木(三)
秋節有贈	石	木(三)
從蒼天悠悠歸向人的世界	石	木(三)
小影背後的烟雲	石	木(三)
生活的路	草	間(三)
瘡疤	草	間(三)
偶成	草	間(三)
人類的向陽性	南	容(六)

捉貂的話	南	容(七)
這是使人哭泣的	泥	蓮(三)
獨語	泥	蓮(夫)
藝術的心	泥	蓮(八)
淺草一章	泥	蓮(八)
月照西鄉	石	木(八)
生活的壓力	東野平	平(九)
上海之歌	尤且介	介(三)
想到的話	秋	子(五)
「漸」的旋律	玄	嬰(九)
覆瓿篇	卜	夫(三)
人與人之間	蘇	石(二)
談回憶	沙	青(二)
私	辛	木(二)
您	辛	木(二)

○		辛	木(二八)
觀字別解		玄	默(三三)
「青的長雨」及其他		正	一(三三)
「伊呂波歌」一試譯綴語		辛	木(三元)
談學古		剛	克(三三)
何必曰禮		石	盤(三五)

文藝別用

梅 藹

時常有讀者寫信來，要求介紹一些文藝入門書或是問一些研究文藝應該如何着手等問題，我看到這些來信時，總覺得心頭有一陣憾痛，如果用「新文藝」的句法寫起來，自然是「像蛇噬樣的痛苦」，因為我明知這樣富於幻想的青年可以幹一點更有用的事，無論於己或是於人，可是他們偏想寫文藝，做作家。

文藝當然也並不完全沒有用，可是有用的東西多着，而且都比文藝更有用得着，也更亟需人們去致力，可是那些青年不明瞭，以為文藝可以給自己創造另一個世界，美化的，傳奇化的，把現實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。

我們在上面說過，文藝也有它的用處，但是它的用處總不脫裝飾，你不要以為裝飾兩字是惡意的，裝飾的重要，我想任何文明人都充份懂得。不過裝飾有時會給人誤用，例如「寇丹」原應該給美人兒塗指甲的，可是弄狗的人，偏拉別人的「寇丹」來塗在狗爪上了，以為別人見了，亦必有「玉指纖纖」之感，因此就替這狗取上一個「美人狗」的佳名。狗雖然充

了美人，可是真懂得「寇丹」用途的人，却覺得實在糟塌了「寇丹」。

你不見那些硬拉「文藝」來裝飾狗爪的商人嗎？好一個漂亮的名字——「文藝咖啡」。喝咖啡本來似涉有聞，還可以作爲攻擊人的資料，可是加上新鮮的「文藝」兩字，却似乎一點也不「有聞」，而且很「有爲」了。你想，埋身在沙發裏，在淡淡的壁燈光下，如果再有個把女朋友的話，這情景不早就够「文藝化」？如果懶懶的躲在咖啡杯後，悠閒地翻着高爾基的小說，可不是既「風雅」，又「前進」？我幾乎要勸告那些寫信來問「文藝門徑」的青年們，先去喝了咖啡再說！

可是如果那些青年真的去喝咖啡，那會使他們失望的，因爲咖啡館和馬路祇隔得一堵牆，馬路上的嘈雜還聽得到，如果你的耳朵還不够遲鈍的話，當然還有窗，從窗裏看到咖啡店以外的世界，也一樣清楚。

文藝畢竟還有一點用處的，不過有用處的文藝便決不是那種「傳統」的文藝，「傳統」的文藝，正像傳統的商人們給「咖啡」冠上「文藝」一樣；那是一種欺人的裝飾，可咀咒的，也是可鄙夷的。

從『攔筆』說起

梅 藹

前天在某報上看到「江棟良不再作漫畫」的消息，原因是他認為漫畫不受人重視，因此憤而擱筆。這事在某一一些人看來，也許平凡而又平凡，決沒有「女招待博殺」或是「電影明星離婚」那樣够新鮮刺激，譬如我看到這消息，告訴A君時，他便這樣回答：「他不作漫畫，我們難道不吃飯了？」不過在我，却很有一種悲愴的感覺，有點像看到一個從火線上受了傷退下來的跛足兵士一樣。

我常常把漫畫比做肉搏時文化陣地上的刺刀的，一幅好的漫畫，其力量要比一篇改良什麼或是建議什麼的煌煌巨著強得多，因為前者是刺刀，是文化陣地短兵相接時唯一的武器，而目前反文化的逆流沸沸揚揚，正是我們該短兵相接的時候！可是我們偏看到另一位兵士退下來了，寂寞地退下來了，而且旁觀的人不願瞥視一下，祇和着「這與我們的吃飯又有什麼相干」一類的問題，真使人感喟！

從「攔筆」說起

四

我和江先生個人談不到私交，祇爲畫稿略有職務上的來往，我祇知道江先生是「畫漫畫的」，正和我們「寫文章的」一樣，是動聽的「文化人」，不過在目前，似乎文章比漫畫的出路略爲寬闊一點，因爲出版家的腦子裏總是橫着一個「鉅版」問題，刊登漫畫，似乎是最不合算的事，因此在這最需要漫畫的時代，我們却看不到漫畫！

爲了江先生這次退下來，我又感到十二分的慚愧，有一次他在電話裏說，願意替我作幾幅漫畫，我急忙接上去：『不要有一問題』的！現在很難。』我幾乎有一點二丑的口吻。我們還要什麼文化？如果我們要看文化的「另一姿態」，我們眼前儘多的是！如果我們還想到文化本身，那我們只有感到寂寞，甚至「無言」，雖然我們的耳邊偶而也有一些噓噓之聲，但是我們張開眼一看，那末除了消遣文化，幫閒文化以外，大約只有「喝采文化」了吧！自然，各式八股是有的，「新西遊記」是有的，連在我們腦海裏早已褪了色的影子也跳出來，在寫「新秋海棠」！

我並不在捧江君，我不過是把他作爲一個抽象的漫畫作家看，換句話說，我只看到「漫畫作家」。這雖然並不重要，却也得聲明，因爲蕭眼於個人是沒有意義的，我們祇論事！

介紹力作

梅 藹

我想看報的人，除了看新聞以外，愛看廣告的一定也很多。尤其是分類廣告，足以當得「琳琅滿目」四個字，也可以說是最富於多樣性的，從這裏你可以看出此時此地的一些縮影來。有人提出過「表現上海」的口號，我想如以現成的作品而論，倒是每天那一版分類廣告把上海表現得最清楚。

你不要以為這裏都是一些有關算盤或是數字的東西，你同樣可以在「高價收買聽頭香煙」「徵求黃凡士林」，以及「廉讓花園洋房」的「豆腐干」中，聽到另一些聲息，當然是某一些人的吆喝聲，或是伴作的囁語，但在這後面，你依然可以想像到還有一些人的慘痛的呼聲。例如有人徵求抄寫員吧，字當然要「清秀」，這還用說，可是底下就有文章了。原來要的是「日寫三千」，而所與的是「月酬六十」。誰說這不是好文章呢，真是有聲有色的，正表現了上海社會的一角。我想竟有餘暇而來看看副刊文字的人，誰都知道他週圍的一羣是

怎樣生活的吧，見了這『日與月』，『三與六』，『千與十』的對照，還怕不會在字裏行間聽出一些聲息來嗎？無論是吆喝囑語，或是在吆喝囑語後面的另一些人的聲音。

當然，我們對於牛的希望是濃厚的奶，可是除了給牠一點青草嚼以外，誰還顧到牛需要多一點營養才能產生奶，濃厚的奶。奶當然是要濃厚的，因為不濃便缺少營養，似乎奶而必需濃是不成問題的，產奶必需食料，他們也懂得，但青草不是好食料，他們却不懂得，或是故意裝做不懂得，有時還裝得很像。

說起分類廣告，過去還喜歡看看西文報紙上的「私人事件」一欄，每天懷着獵奇的心情來讀它，有時很可以發現一些「呼男覓女」的小喜劇。例如：「昨日下午三時一刻在○○路口登○路公共汽車的藍衣黑帽棕髮女郎，願意和她的愛慕者通訊嗎？請函本報信箱第○號。」有時也拿着報遞給旁邊的人欣賞一下，可是旁邊的人偏有點道學氣，認為「可恥」。我想他如果看到我們上面所說的那些國產的廣告時，大概不會說「可恥」吧，而應該大呼「無恥」！

因此，這方「豆腐干」還是「表現上海」的力作。

廣告文的修辭

靜子

每天總要把本市出版的報紙涉獵一番，就是沒有時間看，也得翻一翻，這好像是習慣使然。其中有一份老牌報却是不肯放過的。倒不是因為那個報紙的內容出衆，而是那個報紙的廣告出衆，因為那個報紙的廣告最多，所以每天至少也得翻一翻。愛看報紙廣告的人，我想一定是很多的，有的因為廣告與切身利害有關，有的以為廣告本身便是一件新聞。總之，廣告是確實可以看看的，不過廣告裏的文字，有毛病的却很多，不通的也滿目皆是，有的生吞活剝，濫用成語，有的着意渲染，弄巧成拙，可謂不一而足。

以前某藥房所用的香水廣告上，用了「香味幽默」的字樣，曾被「論語」編者送入該誌的「古香齋」。又報紙上時常看見的長條廣告「黃益壽專割包皮過長」，曾被陳望道批評，指為不通，以為應該改作「黃益壽專割過長的包皮」。這當然改得不錯，可是這位醫生的廣告，至今還是堅持着「包皮過長」，不願掉過頭來，可見得像陳望道一流的文人纔注意什麼

修辭，商人（包括醫師）却並不計較這一些。

這樣說來，似乎單是商人不注意修辭的，其實也不盡然，文人也有對於修辭很疏忽的，剛才讀到某副刊上一篇文章，說遠在一七四一年，「蘇俄」探險家柏齡無意中發現了北美的阿拉斯加，其實遠在一七四一年，彼得大帝還死得不久，俄國境內根本還不會出現「蘇維埃制度」，當然不能把俄國稱為「蘇俄」。文人疏忽的例子是很多的，以文章鳴世的作家也所難免，像「秋聲賦」的第一句「歐陽子方夜讀書」，就有人評為不通，應改為「歐陽子方夜讀」或「歐陽子夜讀書」，或甚至「歐陽子夜讀」就够了。

說了一大堆，都是「衍詞」，不會提到「正文」，就算作「引子」罷！

昨天看到「中旅」在「天宮」演出「婦人心」的廣告上有這麼一句形容句子：「昨晚空前客滿」，這一句原來是要提出「客滿」的事實來，吸引觀眾，但是做廣告的先生也許覺得僅僅「客滿」兩字還不够刺激，於是添上「空前」兩字，可是這一添便添出了毛病。「空前客滿」的意思，似乎是本劇場從來不會「客滿」過，祇有「昨晚」才「空前」地賣了一個「滿座」，故稱「昨晚空前客滿」，是不是？

香水的香味一定要說牠「幽默」是生吞活剝，「客滿」而一定要「空前」是弄巧成拙，可見廣告也是不容易做的，不過假使是商人，這一些當然是滿不在乎的！

蠹魚的辯訴

明仁

在一本彷彿是康熙間刊印的文心雕龍中，發現了書眉間有幾個小洞，一個白色的蠹魚活潑地蠕動着，它是那麼靈活，矯健像一個脫了銬鏈的囚犯，無意中又遇見了舊日的禁卒。在我，倒只有寬恕的友情。在牠小小的軀體中，我彷彿還能讀着一段牠的辯訴。

『人類迷戀骸骨，情性難移，所以幾頁殘毀不全連一點文獻價值都沒有的宋版書，都被捧爲至寶，我們這一羣，天天生長此中，深知甘苦。我們痛恨一般人願意出十萬二十萬去買一部殘缺的古書，而不願印行一點普及新知識的冊子。他們在摩挲，在玩賞，根本沒有認識自己是時代的新人。我們的力量雖然僅僅只能做一點破壞的工作，至少舊的冊子一天一天地減少，舊時代的殘渣也跟着無情的淘汰，我們的苦心是不會爲人們原諒的，你們瞧，新出的洋裝的書報，幾曾發見我們的蹤跡，在進步的各大圖書館中，我們又何曾願意涉足。』

『我知道懼強凌弱似乎是古舊的線裝書中遺傳下來給你們的根性』竊鈎者誅，竊國者